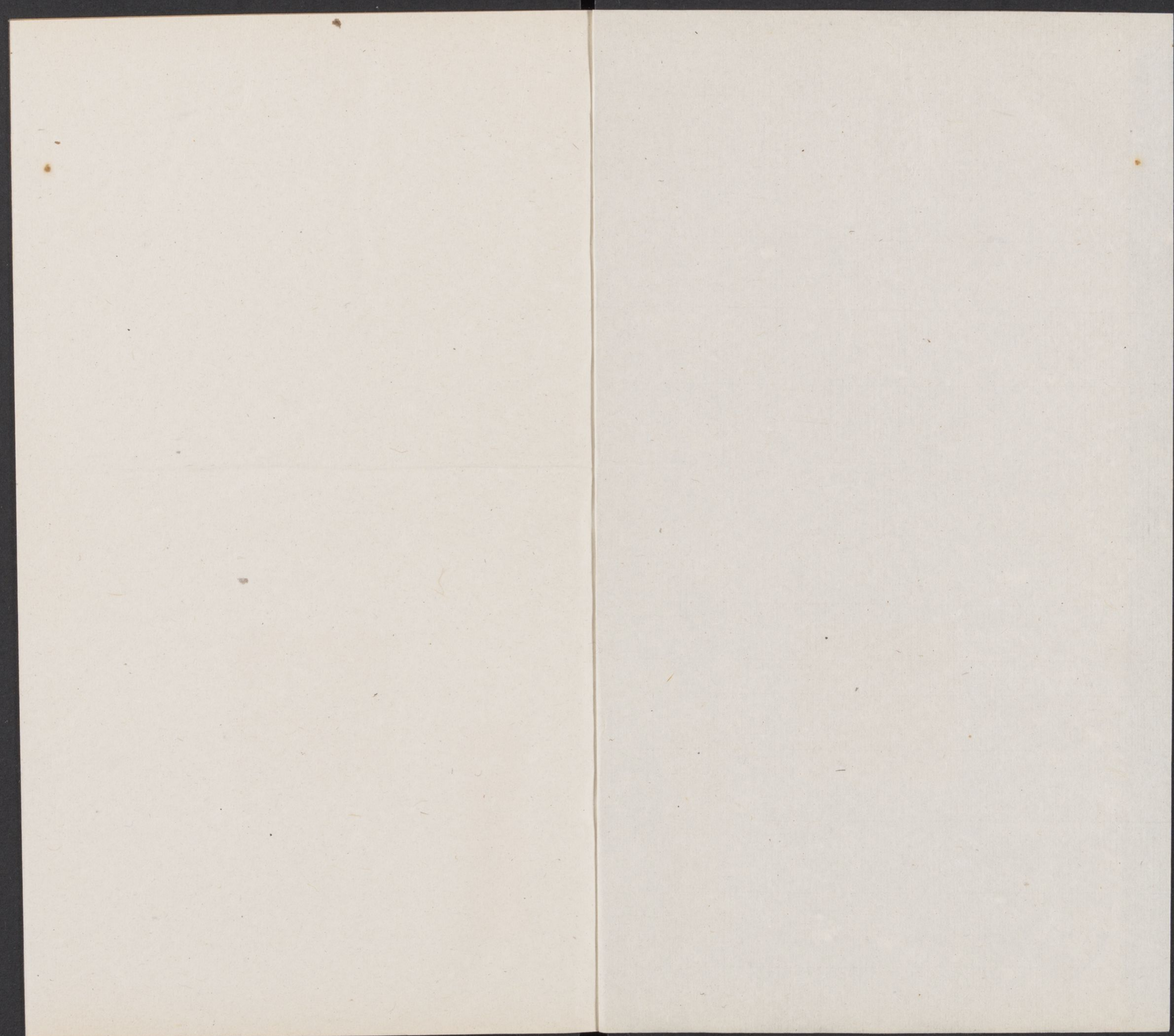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15 1988

T 5728/4298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

第九段下

一騎馬渡康王江南立帝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初欽宗令康王使金軍請和至
 磁州守臣宗澤勸毋往民遮道留之乃還次相州欽
 宗乃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俾帥師入援康王遂次
 東平欽宗又以金方議和以蠟詔止之康王次濟州
 及金以二帝北去立張邦昌為楚帝呂好問馬紳極
 陳順逆勸邦昌速迎康王邦昌乃奉大宋受命寶詣
 濟州元祐皇后降手書俾王嗣統澤與權知應天府
 朱勝非來言江南乃藝祖興王之地位是為高宗外傳載康
 事康王遂趨應天府受命即位是為高宗外傳載康
 王為金兵所襲至磁州界夜宿崔府君廟中忽神促
 曰速上馬追兵王矣逮起果有疋馬在焉遂乘之走
 抵夾江其馬湧而過既渡僵立不進天明視之乃
 廟中泥馬也先
 立康王之識
 字藏

建中興無計策航海逃生

帝以杜充守建康自如臨安金兀朮渡江入建康充降呂頤浩進無策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遂奔明州兀朮陷臨安遣兵渡浙追帝帝航海金人陷明州遂襲帝於海帝走溫州兀朮還帝乃復還越州明州今寧波府

宗留守固京城表還車駕

開封尹闕李綱言非宗澤不可乃以澤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城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澤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屢出師挫敵又招降河東巨寇王善及楊進王再興等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之又沿河鱗次為連珠若結河北河東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咸願聽澤節制澤屢表請車駕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何所倚戴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蓋忠簡

汪黃沮抑鬱死淚滿衣襟

帝以汪伯彥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二人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時金兵所至二人皆不上聞宗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伯彥所抑發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憾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振軍聲累得勝張韓吳岳

張浚為侍御史以朱勝非薦進川陝京湖宣撫使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勢全蜀安堵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後罷歸金使每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也會齊劉豫入寇趙鼎勸帝召浚帝以浚知樞密院事浚即日赴江上視師將士見浚勇氣百倍金兀朮已在鎮江兀朮口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夜遁浚封魏公韓世忠延安人以應募功從高宗南渡平苗傅劉正彥之亂累遷橫海武安化三鎮節度使金兀朮欲濟江世忠移師鎮江謂諸將曰金山龍王廟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寔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戒之曰聞江中

鼓聲急出擊之果有五騎趨廟聞鼓而出獲其兩騎
其三騎馳去中一人紅袍玉帶者則兀術也既而接
戰江中世忠妻一人紅袍玉帶者則兀術也既而接
兀術之婿龍虎王世忠以八千人拒兀術十萬之
衆金人自是不渡江矣後詔世忠屯揚州世忠駐
大儀以當敵騎少兵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
起擊聶兒孛堇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
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擒
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親追至淮金兵大潰論者以此
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後屯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
金人不敢犯封福國公後追封斬王初張浚治兵興
元以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材勇皆用之玠守和尚
原金將沒立烏魯折合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
期至玠與璘更戰迭休金人敗遁沒立方攻箭箬嶺
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狃於常勝及
與玠戰輒敗憤甚於是兀術會諸帥兵進薄和尚原
玠璘命諸將分番迭射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
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待之敵至伏發兀術中二流
矢亟芻其鬚髯而遁金自南侵未常有此敗兀術慮
金人必復深入乃別營壘於僊人關右之地曰殺金
坪川不撒離喝等帥步騎十萬進攻僊人關玠以萬
人守殺金坪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與玠會於

僊人關大敗金軍是役也兀術以下皆攜妻孥來本
謂蜀可圖既不得逞乃還據鳳翔金之不敢窺蜀者
皆玠弟兄功也玠拜四州宣撫使璘以四州宣撫使
封新安王岳飛湯陰人靖康初金人以二帝北去飛
應募誓以忠義報國建炎紹興間大小百戰未嘗一
敗嘗以八百人破盜王善五十萬於南薰門以八十
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又平湖廣大盜楊么等十
數萬帝賜御書於旗曰精忠岳飛初爲江淮統制敗
金人於廣德六戰皆捷金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
爭降附之後屢破金兵收復河南州郡留大軍於潁
昌自以輕騎駐鄆城兀術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
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
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大破之兀術大慟曰
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會師十萬攻潁
昌又敗飛追至朱仙鎮兀術敗走還汴時中原盡磁
相澤潞晉絳汾濕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
揭旗以岳爲號日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與其下
曰直抵黃龍府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以卜詔
班師一日奉命平涼府和尙原在今寶雞縣西
元今漢中府涇原今平涼府和尚原在今寶雞縣西
南三十五里箭筈嶺在今岐山縣東北六十里仙人
關在鳳縣境內殺金坪在今洛陽縣西北殺金嶺之

傍武階即今階州廣德今州屬安慶府潁昌今開封府許州鄆城今縣屬開封府朱仙鎮在今開封府城南四十里黃龍府在遼東開原城外張浚字德遠謚忠獻趙鼎字元琪聞喜人贈豐國公謚忠肅世忠字良臣謚忠武吳玠字晉卿隴于人贈少師謚武安吳璘字唐卿拜太傅追封信王謚武順岳飛字鵬舉官少保謚

武穆璜按宋高宗名將並稱張韓劉岳今升庵以吳易劉此或自有去取然張亦有浚與俊之分劉亦有光世與錡之別並附丁南湖論以資攷訂南湖曰宋中興諸將以張韓岳劉並論然名並而實不並也張俊黨檜殺飛罪不在檜下光世雖得士卒心然庸才耳魏公以厥子真儒益見隆重而挫師枉殺遺議不少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訾議然予歎武穆之奇禍而未嘗不羨蘄王之全福也時有劉錡順昌之捷亦庶幾焉劉錡字信叔成紀人謚武穆

苗劉變遭禁制不勝疑心

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王室以樞密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

帝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傅等伏兵殺淵及履等帝御樓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遂劫帝傳位皇太子魏國公勇請隆祐孟太后臨朝以顯靈寺為睿聖宮徙帝居之張浚呂頤浩韓世忠等會兵討之傅等憂恐僕射朱勝非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間自反正耳傅等遂率百官請帝復位浚等復敗賊將苗翊於臨平傅正彥夜遁世忠獲誅之帝因傳等淵聖皇帝來歸何以處之語因是生疑故不復有復中原而迎二聖之心也詩餘有滿江紅辭後段云豈不念中原楚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其欲此詞足以誅高宗之心矣頤浩字元直封秦國公謚忠穆

賊檜歸決講和稱臣奉貢

初秦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及南侵以為叅謀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自楚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訛訶之者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

與王氏偕權范宗尹及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檜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宗尹等竊既得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興敵解讐息兵則自檜始後帝以檜為僕射尚平章事兼樞密使檜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必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然猶以羣臣為患擢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劾異議者由是詔諸路班師凡有沮和議者悉罷斥之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請使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命何鑄充報謝進表使表曰臣構言今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家伏望上國早降誓詔使敵邑永為憑焉楚州今淮安府漣水軍今安東縣唐今唐縣鄧今鄧州俱屬南陽府

殺忠良三字獄匿怨忘親

樞密副使岳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乃罷飛奉朝請又與樞密使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檜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屢為副都統制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俊妄言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鞫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矯詔召飛父子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中丞何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裏鑄察其寃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夫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深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儻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寃檜曰岳雲

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並殺
雲與憲凡訟飛憲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
尹氏曰賊臣秦檜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
怨者矣廣義曰册奸臣殺良將甘心降虜而忘父兄
母妻之大讐此尚宗素志也君子奚獨罪檜哉何
鑄字伯壽餘杭人謚恭
敏万俟卨音墨其屑

完顏亮再背盟吳山立馬

金主完顏亮有南侵之意乃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
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已之像策馬於吳山絕
頂題詩其上有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
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至是大舉
入寇眾號百萬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人震
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吳人憐伍子胥死立祠其
上又名胥山上有寺觀左臨
大江右瞰西湖為一郡勝槩

賴儒生戰采石江左符秦

金主亮臨采石誓明日濟江時劉錡將王權軍潰
昭關退屯采石帝以李顯忠代將命參謀虞允文往

蕪湖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
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
忠則誤國事遂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
此以待有功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數百艘絕
江而來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
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即揮
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鱸船衝敵舟皆平
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來允文
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命勁
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知敵當復來夜半部分諸
將明日敵果至復敗之亮遂焚其龍鳳舟率軍趨揚
州亮至瓜洲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
士危懼遂共殺亮渡淮北還顯忠至采石允文還鎮
江時太尉劉錡病篤允文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
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
生我輩愧死矣顧亮曰逆亮師出建康賴儒生成功
於采石金亮見殺於瓜洲而我江左彼符秦不然帝
無駐蹕之所矣采石山名在今太平府城北臨關
在今含山縣外况山西相傳子胥奔吳過此又鎮江
北固山亦有昭關此軍潰當在舍山蕪湖今縣屬太
平府瓜洲在揚州府城南四十五里有瓜洲渡以通
鎮江虞允文字彬父仁壽人封雍國公謚忠肅

璜按楊誠齋海船賦序云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鯨輕而駛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允文伏舟中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味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明受亡乏儲嗣謀庸群議

初苗劉之變劫帝傳位於太子勇改元明受勇尋卒帝未有後尚書右僕射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謂太祖後零落可憫詔選其後會上虞縣令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帝乃選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賜名瑗更名瑋進封建王立以為皇子黃按朝野遺記載苗劉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耳春宮未辨菽麥而張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在鐵塔下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又云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在臺院比江柳宮中帝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

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董腐故明受殂後宮皆不孕高廟中手不樂張忠獻者亦追歸來望思之怒耳

得賢能早付託亦見公心

初岳飛詣資善堂見皇子瑋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瑋育宮中凡三十餘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至是立為皇太子更名昚帝尋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宋孝宗承七世開基太祖

自太宗至高宗凡九傳皆太宗之後高宗無子乃求太祖後孝宗太祖六世孫秦王德芳之後秀王偁之子

傷斷弦攜漆杖有志經綸

帝志圖恢復留心騎射嘗射弩斷弦傷目又在宮中常攜一漆杖嘗遊後苑偶忘攜焉命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帝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張紫巖再出師符離阻喪

邵宏淵李顯忠兩不相能

建炎初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兵與金婁室大戰於富平敗績至是帝以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帝銳意恢復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日奏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顯忠又敗金蕭琦於宿州獲之復其城中原震動金字徽復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按兵不動且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河南指日可復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

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張浚漢州綿竹人紫巖綿竹縣山名縣治南有紫巖書院為浚讀書之所時稱浚為紫巖相公紫巖山在縣西北三十里綿水出於此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富平今縣屬西安府虹縣靈壁今俱屬鳳陽府

湯思退劾忠良脅和諭敵

湯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之恩檜病篤名思退屬以後事贈黃金千兩思退以為期其死不敢受高宗聞之以非檜黨信任之令權叅知政事思退益堅和議後罷歸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用思退以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詔遣盧神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命許之仲賢至宿州金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忠義遂定書四事一欲通書叔姪二欲得四州三欲歲幣金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至行在帝大悔思退請遣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張浚上疏曰自

秦檜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
致使其黨復出為惡竊為陛下憂之浚又言請幸建
康以圖進兵尋詔浚視師江淮思退諷右正言尹穉
劾罷浚判福州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思
退奏遣魏杞復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
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思退猶以帝悔悟恐
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勝和金僕散忠義等
遂渡淮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河口攻陷楚州後
杞至金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罷兵分戍正
敵國禮而還今淮安海州鳳陽泗州清河縣

滿朝中皆婦女歎殺豪英

兵部侍郎胡銓言金不可和倘乾綱獨斷追回使者
省數千億之歲幣專意武備足食足兵無書名之耻
無事大之辱無再拜之屈書曰母用婦
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

德壽宮親奉養極其孝順

上皇居德壽宮二十六年帝孝養備至升遐之川哀
慕尤切終喪二年力行古禮羣臣屢請遵易月之令

不從

南北和臣改姪保境安民

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
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
奉使者白同陪臣伴屬皆拜來使至是始稱帝為宋
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減十萬之數地
界如紹興時帝銳意恢復值金主賢明仁
恕無可乘之釁南北講好與民休息焉

宋光宗惑李后婦原將種

孝宗傳位於太子惇惇即位是為光宗尊孝宗為壽
皇聖帝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
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
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
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妃性妬悍常訴帝左右於高
宗及壽皇高宗不擇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
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后
怨之皇甫坦與江人

重華宮一二載不見嚴親

重華宮一二載不見嚴親

時壽皇居重華宮帝惑於李后之言久不往朝紹熙三年二月帝疾稍平詣重華宮起居四年重陽節以疾不過宮羣臣連疏乞請不聽給事謝深甫極諫帝感悟輒命駕往朝重華宮百官班立以俟帝已出至御屏李后挽帝回曰天寒官家且進一杯酒百僚侍衛皆失色中書舍人陳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御屏後李后叱之曰這裏甚去處秀才要砍頭耶竟傳旨還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尚不至爾柱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學者稱止齋先生謚文節

宮人手煮成羹齋壇告變

宦官言搬出禍感病傷心

初帝違豫壽皇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

觀宮人手曰悅之他日遣人送食盒於帝啟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齋節翌日合祭天地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擗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幙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兩電交擊黃壇燭盡滅眾皆暗中自救莫能措手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稍霽則已曙不能成禮而罷聖體遂苦風眩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病一書云貴妃張氏

躬定策立寧宗太皇太后

壽皇崩光宗稱疾不出丞相留正與樞密趙汝愚議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太后壽皇之母請攝行祭禮於是尊太后為太皇太后正復率宰執入奏請建太子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大懼逃去人心益搖會光宗臨朝忽仆於地汝愚與尚書左選郎官葉適等謀白內禪於太皇太后適與知閣門事韓侂胄定計侂胄因所善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入見太后泣請許之時嘉王謁告不入臨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翼日羣臣入王不

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奏皇帝疾
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為太子皇帝批出有甚好
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
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
進云皇帝為疾未能執喪皇太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
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論
旨扶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
位是為寧宗 留正字仲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學
者號冰心先生汝愚字子直餘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學
干人追封沂公謚忠定侂音託

韓侂胄弄國柄貶竄宗臣

韓侂胄皇后季父也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
宗臣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
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
遂謀去汝愚以京鏜與汝愚有隙引居政府鏜口彼
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
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
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位遂罷汝愚出知福州中
丞謝深甫等又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乞令奉
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侂胄尤必欲實汝愚於死御
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因條奏其

十不遜復竄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衡守錢
登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冤之

用內批禁偽學驅除正士

初韓侂胄謀去趙汝愚問計於知閣事劉弼弼曰惟
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
侂胄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復用內批
以其黨劉德秀為御史由是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
正士侍講朱熹因進講畢極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
進退宰臣移易臺諫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
主威下移矣侂胄大怒以內批罷熹自程頤程頤傳
孔孟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侂熹
師侂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
道學之名陰以攻訐及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
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熹
門人姓名授之俸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
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由是善類皆不自安博士孫
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達辨之亦被斥
以學士葉翥知貢舉翥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入
主之柄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
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夫禁
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贖前聲說非偽學

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
五字胡絃與熹有隙為疏草授御史沈繼祖誣熹十
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簧鼓後進收召四
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
送別州編管熹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尋以知綿
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於是得罪著籍者趙汝
愚劉正周必大王蘭四人為之首朱熹彭龜年汪達
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 道州今屬永州府
綿州今屬成都府朱熹父松字喬年婺源人熹字元
晦居崇安扁讀書室曰紫陽書堂復築室建陽號雲
谷老人其草堂曰晦菴自號曰晦翁晚居考亭精舍
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封徽國公謚曰文蔡元定
字季通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謚文節必大
字洪通吉水人謚文忠龜年清江人謚忠肅

眾讒諂蠅附羶犬吠雞鳴

侂冑封平原郡王加太傅太師時政府樞密臺諫侍
從皆出其門羣小滿朝競為讒諂如許及之由竇
尚書屈膝執政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陳松獻妾名
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賤名嘗達
鈞聽耳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廝役亦得預聞國政
侂冑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

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冑以遺四人其十人
亦欲得北珠冠知臨安府趙師異亟市北珠製十冠
以獻十人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冑嘗過南園
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
鳴耳俄聞犬噪叢薄視之乃師異也侂冑大笑聞者
鄙之顧氏曰小人附韓氏以求美官種種然若蒼蠅
之觸
曉窗

歡樂極悲哀來朝堂生故

顧氏曰邊鄙告寧則朝堂生
故不至於極敗大壞不已

伐金詔思立着蓋世功名

時金為北鄙阻鞞等鄙所擾兵連禍結國勢日弱有
勸侂冑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恢復之議遂起聚財
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乃降詔畧曰天
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
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
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舍垢納污在人情而已
極聲罪按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
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以子為人臣當念和

宗之憤直學士
院李壁之詞也

蜀吳曦獻地圖通金背叛

吳曦璘孫璉子也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徙胄許之以為興州都統制曦至興州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會仇胄定議伐金乃命曦練兵西蜀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曦副之曦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因持重按兵河池仇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人攻秦隴與金入力戰以堅仇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因命完顏綱經畧之曦陰遣人送款於綱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附仔綱乃以金主景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興州今漢中府沔縣階今州成今縣和今西和縣只屬鞏昌府鳳今鳳縣屬漢中府秦隴今秦州隴西縣與元今漢中府

賴安丙誅逆黨克復階成

吳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曦即興州為行宮自稱蜀王名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丙度不能脫乃陽與而陰圖之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丙屬眉州人陳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等謀誅曦欲奉丙主事巨源往與約遂定計好義等突入偽宮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類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撫使巨源好義謂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宣蜀要害盡乘勢復取之丙乃分遣好義等復西和階直隸州大散關在今寶雞縣南五十二里通褒斜大路

單詞注卷九

七

安豐破江淮騷追求首禍

侂胄以諸路兵伐金招撫使郭倪攻宿州大敗副使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潰金僕散揆遂分兵九道南下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入盪灘可涉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悉眾屯花雷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官軍不虞其至潰走揆遂奪穎口陷安豐軍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金紇石烈子仁復陷滁州入真州寇六合金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淮西鎮縣皆沒於金倪以師出屢敗論督視江淮軍馬丘密遣劉祐持書幣議和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等所為今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豈敢專擅又還侂胄復使方信儒如金議和金復書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並犒師銀方可信儒還報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儒徐曰欲得太師耳侂胄大怒貶信儒官復遣右司郎中王柎如金安豐今鳳陽府壽州唐州今山西平陽府蔡州今汝寧新蔡縣和

州今江南直隸州滁州今屬廬州今六合今縣屬江寧府

本希榮反重辱函首胡庭

史彌遠誅侂胄結交楊后

自興兵以來公私力屈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亦怨侂胄初不欲立已使皇子榮王儼具疏言侂胄冉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自懷中出御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盟目侂胄入朝震以兵擁至玉津園殛殺之遣使即韶州誅蘇師旦後王柎還持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命臨安府斷棺取首梟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柎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柎以首至金金主璟懸二首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乃命罷兵侂胄既誅彌遠遂擅權用事楊后內專國政彌遠表裏相結權勢熏灼宰執侍從臺諫藩

闕皆所引薦
莫敢誰何

使心機壞家法易置儲君

帝太子詢卒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十世孫教育宮中
於是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初燕懿王德
昭之後希墟之子與苕母全氏家於山陰慶元人余
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告還鄉秋試彌遠以帝未
有儲嗣而沂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
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乃密語之曰今
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
甚肅二子侍立天錫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苕
與苕也天錫憶彌遠言及還臨安告之彌遠使天錫
密諭保長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
皇子乃補與苕秉義郎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後時楊
后專政彌遠擅權皇子心不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
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
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思以處竑而
竑不知一日與國子學錄鄭清之曰皇子不堪負荷
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
彌遠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

一泄則族矣清之許之彌遠日媒孽竑之失言於
帝觀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慶元今寧波府

元太祖起幽燕中原膽碎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金授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
討使也至是兵勢浸強稱帝於斡難河是為元太祖
時金主衛王永濟即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鐵
木真問曰新君為誰使者曰衛王也鐵木真遽南面
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
耶何以拜為遂與金絕數侵掠金西北地境其勢大
盛金人皇皇蒙古遂取金西京及恒撫州復遣其子
高闊台等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西北
諸州皆降蒙古
未幾陷金燕京

金宣宗渡淮水殺氣憑陵

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是為宣宗時宋
以金有蒙古之難遂與金絕罷金歲幣金有王世安
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
南侵之謀木虎高琪復勸侵宋以廣疆土金主遂命
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慶
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盱眙今縣屬鳳陽

府城在今襄陽府城北與襄陽對峙
時棗陽光化今二縣俱屬襄陽府

宋理宗沂王子中宮策立

寧宗疾篤史彌遠矯詔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寧宗崩彌遠遣皇后居皇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拜泣曰內外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樞前舉哀畢遂即位尊楊后曰皇太后垂簾專聽政沂王名昀音鈞

害濟王貪聚斂委政奸臣

帝既即位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史彌遠忌之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人往視之天錫至逼竑縊於州治以疾薨聞人以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彌遠遂專任檢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悉委政彌遠拜太師左丞相封會稽郡王後帝以諸路用兵國用不足遂務為聚斂而民生蹙國勢

矣

焚楚州寇揚州李全作亂

賴兩趙奮兵擊收復淮城

初金濰州李全起兵於金為亂率眾來歸以功遷京東河北鎮撫副使驕暴難制潛蓄異心朝廷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國至鎮痛抑北軍全自青州來謁國端坐受拜全大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更折節為禮國大喜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遣劉慶福還楚作亂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頸流血蔽面而走亂兵害其家兩司積蓄盡為賊有明日國縊於途朝廷不問後全為蒙古圍於青州遂降蒙古朝廷改楚州為淮安軍全自青州復入淮安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陰以買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全乃徑擣鹽城入據之時朝廷以趙方之子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通判攝州事趙敬夫亟逐趙范於鎮江范亦刻日約葵

蔡帥軍赴之時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將趨揚
聞范蔡已入揚城乃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
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
惟有徑擣揚州耳遂悉眾寇揚州至灣頭據運河之
衝宗雄武獻策於全曰城中素無薪若築長圍三城
自困全乃列砦圍三城以持久困官軍全張蓋奏樂
於梁山堂布置築圍范蔡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
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果喜范麾
兵兼進蔡親搏戰賊欲走入土城官軍已塞其甕門
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蹙之全趨新塘新塘淖深數
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
自拔蔡軍追及奮長劍亂刺之全死餘黨欲還淮安
奉全妻楊氏為主范蔡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蔡復
帥步騎攻鹽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淮
安五城俱破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剿擊焚其水柵
賊始懼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
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也遂絕
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均等納款軍門淮安始平 淮
州今登州府濰縣通泰二州屬揚州府鹽城今縣屬
淮安府灣頭即茱萸灣在揚州城東北九里平山堂
在蜀岡上宋郡守歐陽修建趙
范字武仲衡山人楊氏名妙貞

仗胡馬掃邊塵謀吞西夏

宋寶慶三年蒙古鐵木真伐夏盡克夏
城邑夏主覲出降遂繫以歸而西夏亡

孟無菴身百戰併力平金

以孟宗政子珙為京西兵馬鈐轄蒙古遣王楸來京
湖議夾攻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
可遂復讐之舉帝命嵩之報使許之時蒙古攻汴金
主守緒出奔河北復由歸德走蔡州蒙古都元帥塔
察兒使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嵩之命珙等帥師赴之
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薄城柔中流矢如蝟珙救之
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
將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珙鑿隄潭決
入汝水寔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河兩軍皆濟攻其外
城破之兩軍令攻西城克之因隨其城先是金尚書
右丞完顏忽斜虎築寨浚濠為備及西城陷軍未能
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日夕禦戰珙下令御
校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萬眾競登大戰城
上金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迎降乃四面夾攻
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珙招塔察兒等之師以
入金主自縊諸將舉火焚之珙乃與塔察兒分其骨

以還金遂亡琪凡身親百戰以致平金其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自號無菴居士拜寧武節度使封漢東公及卒謚忠襄 柴潭在汝寧府城外孟珙字璞卜棗陽人

纔滅金先敗盟元兵又至

時南北盟好已定趙范趙葵欲因滅金之後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范不聽帝復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葵將楊誼等帥兵入洛陽蒙古聞之引兵南下至洛陽誼軍潰葵子才皆棄汴而歸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後蒙古改國號曰大元

據西湖一洼水怎濟蒼生

是時川蜀襄漢之地無歲不干戈瘡痍滿目元已盡有西北中原宋止據江浙一隅宋亡之勢於此已成

西湖在杭州府城西周回三十里注深水也又曲也

史嵩之毒賓僚每遭堂食

史嵩之久在相位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時以終喪夫位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入相八十日而卒範延徐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丞相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左司諫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而腫疾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丁大全逐宰相夜調臺兵

時帝年寢高閹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右司諫丁大全諂事內嬖竊弄威福右丞相董槐惡其為人大全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大駭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

事

表章着諸大儒關閩濂洛

州敦頤道州營道人博學力行得孔孟之本原神宗
 朝歷知南康軍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
 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程顥
 河南人敦頤為南安司理時父昞為通判使顥與弟
 頤往受業得聞道於敦頤神宗召為宗正寺丞未至
 而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頤學本於誠以大
 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
 以聖人為師著易春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
 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多出其門哲宗時累官
 至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學者稱為伊川先生張載
 長安人少喜談兵又訪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
 經與顥頤論道學之要渙然自得曰吾道自足何事
 旁求神宗以為崇文院校書尋辭歸與諸生講學每
 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其學以易為宗後召同知太常
 禮院卒載學古力行為關中人士宗師世稱為橫渠
 先生南劍將樂人楊時聞顥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
 洛遂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
 矣及顥卒又師頤於洛後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

號曰龜山先生高宗時為侍郎兼侍講時東南學者
 推為程氏正宗而伊洛之學始入於閩後以龍圖閣
 直學士致仕卒南劍羅從彥徒步往從見時三日曰
 不至此幾虛度一生矣延平李侗又學於從彥得伊
 洛之正徽州婺源朱熹初為泉州同安主簿罷歸從
 侗學焉其學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為主築
 室武夷山下四方道學之士從之者如市學者稱為
 晦菴先生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歷仕高孝光寧官
 至秘閣修撰卒至是帝表章先哲追崇大儒詔曰孔
 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
 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
 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太學論孟
 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朕每觀五
 臣論著故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以示崇獎之意遂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鄆伯顥河南
 伯頤伊陽伯熹徽國公營道山名營水出焉在永
 州府道州南康軍今江西南康府蓮花峰在廬山湓
 江一名湓浦在九江府濂溪在道州今九江府城南
 有溪亦名濂溪南劍今延平府婺源今縣屬徽州府
 同安今縣屬泉州府武彥山在建寧府崇安縣有神
 降此自稱武彥君列仙傳錢鏐二子長曰武次曰夸
 敦頤字茂叔追封道國公謚曰元程顥父昞字伯溫

單司主卷九下

洛陽人顯字伯淳謚曰純顯字正叔謚曰正張載字子厚郿人謚曰明楊時字中立謚文靖從彥字仲素木沙縣人從家陽平學者稱豫章先生謚文貞李侗字愿中世稱延平先生謚文靖

朱紫陽繼春秋綱目書成

神宗元豐七年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戊寅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周恭帝巳未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至孝宗隆興八年朱熹因之作通鑑綱目微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凡五十卷至是帝詔經筵兼進講通鑑綱目並詔以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春秋三傳左邱明爲魯太史受經於仲尼爲經作傳爲左傳公羊受經於子夏爲公羊傳穀梁亦受經於子夏爲穀梁傳邱明魯人公羊名高齊人穀梁名淑字元始一名赤魯人

賈似道把朝權通降誤國

賈似道賈貴妃弟也恃寵不檢帝以貴妃故累遷至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時蒙古入寇忽必烈將兵渡淮尋帥衆渡江圍鄂州中外大震帝拜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以援鄂蒙古攻城甚急城中死傷者

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蒙古主蒙哥卒於台州城下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踴急流走鄂以計聞忽必烈亦聞阿藍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乃急圖解歸襲位適似道再遣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兀良合台亦解潭州圍引兵趨湖北傑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兀良合台亦至傑等濟師北還似道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乃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加少師封衛國公似道於是權傾中外矣乃令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會忽必烈既立欲來修好乃以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於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卒至元兵大舉國至於亡

買公田立關會害殺生靈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請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萬畝之數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良貴提領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于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續浙西六處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租之時田畝或多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不足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人莫不破家失業矣自寧宗之世會子壅滯物價踴甚至是似道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宋度宗不知機仍尊師相

觀襄樊如草芥棄與他人

度宗名禔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崩即位帝以似道定策功加太師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蒙古亡謀入寇命阿朮與劉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遂城其地又造船五千艘日習水軍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又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尋圍樊城遂城鹿門襄樊之圍日急而賈似道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襄樊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劔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知襄陽府呂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天順等死之襄陽亦久困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每告急於朝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卒無援襄之意至是蒙古阿里海涯至城下招諭

文煥文煥遂以襄陽叛襄樊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
虎頭山在襄陽府西南八里白河在府城東北萬
山在府城西二十里百丈山在府城南三十里峴
山在府城南七里鹿門山在府城東南三十里

半閒堂鬪蟋蟀蕪湖潰敗

初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
延羽流壘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
為妾日肆淫樂與博徒縱博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
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時蒙古改國號曰元阿
朮自襄樊既下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元主乃下詔
數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呂
文煥劉整等大舉入寇漢陽鄂州黃州江州安慶皆
降於元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
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
軍然畏劉整不敢發會整死於無為軍似道喜曰吾
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
余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由新安池口以進
次於蕪湖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
約伯顏答書曰欲和則來面議似道不答乃以精銳
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
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營

港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阿
朮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
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眾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
亂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
不支矣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諸軍回棹前走
伯顏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
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
揚州葛嶺在杭州府武林山葛洪曾居此無為軍
今廬州府無為州新安今徽州府池口即池州府貴
池丁家洲在今銅陵縣東北二十里魯港即魯明江
在蕪湖縣西
南三十里

木綿菴遭鄭虎結子收成

樞密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
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
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
罪太皇太后謝氏不許止罷平章都督府臺諫皆疏
乞誅之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間似道至率
眾為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御史孫爍叟等又
疏劾之乃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
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

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
虎臣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窘辱備至及至潭
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遂拘
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厠上拉其胸殺之後陳宜中至
福州捕虎臣斃於獄初似道嘗齋雲水千人有一道
士至門求齋主者以數是辭之道士堅求不去於門
側齋焉覆其鉢於案衆舉之不動似道自往舉之有
詩云得好休時即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果有木綿
之驗 虎臣守
廷翰福安人

焘焜焜軟腫腫弟兄三個

焘焜焜皆度宗子也度宗崩次子焘立是為恭宗焘
北狩庶兄益王焜立是為端宗焜崩弟焜立是為帝
焜

人心離天命去閩廣飄零

元伯顏入臨安執恭宗北行焘母楊淑妃與其弟楊
亮節負帝與廣王焜如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
世傑等奉焜即位於福州封焜為衛王元分道寇閩
廣世傑等奉帝航海至泉州復走潮州惠州崩於嶺

南之碭州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
乃奉焜於碭州即位又遷舟廣州新會之厓山 碭
州在今廣東高州府吳川縣南一百四十里屹立海
中乃雷化犬牙處崖山在今新會縣南八十里海內
延袤八十餘里山巔有
元將張弘範紀功刻石

錢塘潮偏生的三日不至

錢塘江潮每日夜二至至是元兵分駐江沙上杭人
多幸之而錢塘潮汐三日不至 錢塘今縣屬杭州
府其江在府城東南錢塘門外源發自徽州曲折而
東以入海故名浙江每歲八月十八日杭人競出觀
潮善泅者泅濤
出沒謂之弄潮

兩天星中天鬪南者先沉

恭宗德祐元年有二星鬪於中天一星隕帝
焜時有大星南流隕海中一星千餘隨之

李潭州守孤城合門受刃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恭宗以芾知潭州芾至潭
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

柵江修壁及元兵至帝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
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
元阿里海涯督戰益急决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夫
窘力不能支元兵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
舍家自焚帝命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
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帝坐熊湘閣名帳
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
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不能帝固命之忠泣乃取
酒飲家人盡醉徧刃之帝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
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
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湘陰益陽二縣俱
屬長沙府湟水在今桂陽州熊湘閣在長沙府城內

徐太學同男女焚死梯雲

太學生徐應獮與其子琦松女元娘登經德齋梯雲
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并一女從我上梯雲學僕
覺之滅火應獮遂與二男一女俱赴
井死 應獮江山人謚正節先生

元伯顏下江南三川席捲

初元以伯顏總諸道兵直下江南所在迎降恭帝遣
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遂入臨安

半逃城半獻冊趙氏無人

初伯顏南下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張宴然以鄂州
降陳奕以黃州降呂師夔以江州降范文虎以安慶
降池守王起元棄城遁都統張林以池州降及似道
之師潰於蕪湖江上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
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降行宮留守趙潛棄建
康而遁都統徐旺榮迎降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王
良臣等以城降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樞密曾淵子左
司諫潘文卿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太皇太
后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
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
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生
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然亦不能禁也

李庭芝張世傑鐵心不改

初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率
勵所部固守元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
虎焚其榜人人感激自奮阿朮築長圍困之城食
盡死者枕籍而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乃議
深入徑趨臨安及臨安陷元以恭宗北行至瓜州庭
芝與守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乃將兵夜擣瓜

州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卒不克
而止阿朮以太皇太后詔賜庭芝曰吾與嗣君既已
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阿朮復
遣使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
於俾上會福州使至端宗召庭芝爲右丞相才爲保
康軍承宣使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守揚而自與才將
兵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帥
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
泰州守將孫貴等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
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阿朮皆殺之張世傑初屯郢
州及詔勤王乃將兵入衛伯顏進次皋亭山右丞相
陳宜中等白太后遣使迎降世傑與文天祥請移三
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世傑以不戰
而降遂去至定海及二王走温州召之世傑以所部
兵來遂入閩奉益王即位以世傑爲樞密副使元軍
寇閩世傑奉帝航於海及元將劉深襲帝於潮州之
淺灣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復遷碭州及帝崩世
傑與陸秀夫復奉衛王即位而崖山在新會鉅海中
與奇石山相對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
移駐元都元帥張弘範由潮陽港入海至甲子門獲
斥堠將知帝所在乃至崖山世傑曰頻年航海何時
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

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
其間爲死計弘範由山東轉南入大洋世傑力戰禦
之世傑有甥韓在元軍弘範三使韓招之世傑曰吾
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弘範乃四分其軍令
李恒乘早潮攻其北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弘範以
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遂大潰乃斷維以十六舟
奪港而去將趨占城土豪彊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
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
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
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
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若天不欲我存趙氏
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保康軍今鄖陽
府保康縣臯亭山在杭州城東北定海今縣屬寧波
府占城即占城國海陵山在肇慶府陽江縣西南七
十里大海中庭芝字祥甫先汴人
後徙隨之應山縣世傑范陽人

陳文龍謝枋得義骨芳馨

元兵入閩知興化軍陳文龍發民固守阿刺罕遣使
招之文龍斬之使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
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
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不屈械送

杭州不食死元呂師夔狗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
敗績棄家變姓名奔建陽之唐石山元人入信州執
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女李氏不屈死二子熙之
定之得還母夫人以老得免後元使侍御史程文海
至江南訪求人才薦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
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母在耳先
妣已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卒不行時枋得設卜
肆於建陽驛傍福建叅政魏天祐朝京祥名枋得入
城卜易逼以北行枋得知不可免即不食二十餘日
不死乃復食惟茹少蔬菓積數月困殆及至燕問太
后撥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留夢炎使醫
持藥襍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地不食五日死文
龍莆田人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世稱疊
山先生謚文節年三十與文天祥同榜

陸秀夫義不辱負君投海

時播越海濱簽書樞密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
朝或時在行間淒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
無不悲慟至是張世傑與元人戰於崖山軍潰秀夫
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
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

文天祥歌正氣柴市成仁

初理宗拔文天祥進士第一度宗時官直學士以與
賈似道不合罷之後為江西提刑聞勤王之詔將兵
赴闕恭宗遣楊應奎請降於元應奎還言伯顏欲執
政面議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往元軍伯顏
顧其舉動不常留之軍中遣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自
鎮江亡入真州遂由通州浮海如溫州以求二王端
宗即位天祥至行都以為樞密使開府南劍州經畧
江西敗元軍於零都復吉贛諸縣進圍贛州元李恒
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於興國天祥潰走循州收
兵出海豐縣復次麗江浦衛王即位加天祥少保信
國公天祥屯潮陽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
以海舟導元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
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
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至潮陽弘範釋其縛以容禮
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及崖山破弘範謂天祥曰
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

死者衆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楊
太后聞帝崩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

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秀夫
字君實鹽城人年十九與天祥同榜

相也天祥泣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况敢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於獄作正氣歌畧曰天地有正氣襟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哭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哀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會元至元十九年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眾千人欲取丞相京城亦匿名書言某日燒葦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元主疑丞相為天祥遂撒策城葦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

為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乃詔殺之於郟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零都興國今縣俱屬贛州府古今吉安府海豐今縣屬惠州府麗江浦在海豐縣潮陽今潮州府中山今西安府涇陽縣天祥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人又字宋瑞小字從龍年二十登寶祐年一甲一名

三百載宋朝君一十八帝

宋自太祖至帝昺凡一十八帝共三百一十七年

夏遼金將世界碎扯零分

夏據興州之地遼據幽燕金滅遼侵宋盡有西北中原

一汴國二杭州三閩四廣

初陳搏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至是果驗北宋都汴南宋高宗都杭端宗帝昺至閩廣而亡

被金元欺負殺稱子稱臣

南渡以後金始終以和議愚宋宋始終以和議自愚高宗稱臣奉貢於金至孝宗改臣為姪理宗時金滅元興度宗諸帝則無日不遣使稱臣於元矣

到底是鄙夫心患得患失

太祖奪天下於小兒得之不正太宗得天下於其兄不遵遺命而令弟姪不得其死南宋康王擁師濟州而不入援君父之難匿怨忘親而無恢復中原之志此皆患得患失之心也

殺不辜行不義昧了神明

太宗之殺德昭高宗之殺岳飛不辜甚矣太宗急於改元薄於待嫂高宗忘不共之仇為稱臣之計又不義甚矣

佯孝順假慈悲瞞人不過

太宗同保富貴以安嫂后之心抱哭癡兒以箱眾議之口高宗每節遙拜二帝遣使通問而卒無迎還之

意止求太后之歸此皆其佯孝順假慈悲者也

比三皇方五帝索費評論

顧氏曰宋以忠厚廉耻是矣而懦奕不振由此以興亦由此以亡法則是人則非也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矣

遼國主姓耶律契丹胡種

阿保機大唐末建國黃龍

遼主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契丹迭刺奇霞瀨益石鄉耶律彌里人父撒刺的是為德祖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始建國阿保機見黃龍在其甌屋上連發二矢殪之後太子德光於地置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至德光立始改國號曰遼一書耶律氏名阿保機建國之年更名億又五代史以扶餘為黃龍府建昇天殿

取渤海占中原河東九郡

初契丹痕德董可汗立授阿保機大迭烈夷离董將
兵伐河東遂取九郡後征渤海大誣誤拔扶餘城遇
譚謨老相兵破之圍忽汗城譚誤降改渤海國為東
丹渤海即前遼東地唐為渤海郡契丹為東京即
今奉天府海之傍出者為渤海
東延袤二千里其南皆臨渤海

西流沙北大漠萬里咸賓

阿保機北攻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自海
西至於流沙北絕大漠諸夷畏服信威萬里

統諸國自稱尊天皇太祖

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以號令諸
部二年一代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不肯受代乃帥
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為部後擊滅七部諸夷咸服乃
自稱皇帝改元神冊國人稱為天皇王後廟號太祖

子人皇妻地后大度寬洪

立妻述律氏為后國人稱為地皇后命長子突欲鎮
東丹國號人皇王阿保機有君人之度仁民愛物有
罪者多貸其死

遼太宗名德光平欺石晉

阿保機卒述律后愛中子德光乃立為天皇王是為
太宗晉主石敬瑭借兵滅唐德光立敬瑭為帝敬瑭
奉表稱臣尊德光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拜受詔敕
歲輸金帛三十萬小不如意輒加責讓敬瑭事之曾
無倦意

占中原稱皇帝氣象爭榮

晉主重貴稱孫而不稱臣德光遣使責讓侍衛都指
揮使景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德光遂屢寇中原卒
入大梁執晉主重貴而滅晉乃召晉百官問曰中國
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夷夏之
心皆願推戴皇帝德光乃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
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
赦大

打草穀盜繁興思還故土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
騎四出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

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又遣使括借士民錢由是內外怨憤皆思逐之所在
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滏陽賊帥梁
暉襲取相州殺遼守兵陝晉潞州皆殺其使者降於
劉智遠德光自是無久留河南之意謂晉百官曰天
時向暑吾難久留暫至上國省太后乃發大梁盡載
府庫之寶以行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
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憾矣
滏陽今彰
德府
磁州

殺胡林鹽載了也算南征

德光至臨城得疾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
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
臨城今縣屬真定
府

趙延壽入恒州權知國事

趙延壽初為後唐主從珂樞密使及遼以石敬瑭南
下破唐兵於團栢延壽遂入遼為樞密使兼政事令
延壽勸德光攻晉德光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
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後

下貝州授魏博等州節度使封燕王及德光入汴負
約延壽怏怏乞為皇太子德光曰皇太子當以天子
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時遼以恒州為中京乃以
延壽為中京留守及德光卒延壽即日入恒州自稱
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
恒州今真定府
團栢今行唐縣栢山貝州今廣平府清河縣

遼世宗鎖小醜自立為尊

初趙延壽入恒州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以兵繼
入契丹諸將密議奉以為主延壽不知兀欲召延壽
及張礪等飲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從容謂曰妹自
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良久出謂礪等曰
燕王謀反適以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
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
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乃集蕃漢之臣
於府署宣德光遺制自即皇帝位

囚祖母木葉山輕賢傲士

述律后兀欲祖母也兀欲以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
子襲位又無太后之命內不自安乃勒兵北歸述律
后聞兀欲自立大怒以第三子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兵敗兀欲囚述律后於阿保機墓自稱天授皇帝慕

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 木葉山在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阿保機此 葬於

殺親叔貪酒色無暇南侵

李胡突欲之弟兀欲親叔也李胡戰敗自如兀欲軍議和乃趨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復有異謀者乃徙之相州兀欲以後宮教坊自隨荒於酒色國人多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侵 璜按兀欲二叔李胡牙里果兀欲未有殺之之事惟兄天德謀反伏誅疑叔字有悞不然則殺字悞也又按李胡為穆宗所殺穆宗李胡之姪或悞入此

任麻荅守鎮州恣為酷虐

初兀欲北歸以麻荅為中京留守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面抉目焚爰而殺之損漢兵食以飼北兵眾心憤怨恒州將何福進等與鎮州民共逐之 麻荅遼主從弟名

馬不嘶星月蝕諸部睽攜

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攻邢州馬不甚嘶鳴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大懼引還會北漢主伐周兀欲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諸部皆不欲南強之乃行 內邱今縣屬順德府

燕述軋起謀心弒君奪位

兀欲行至新丹燕王述軋作亂弒兀欲而自立 按五代史弒兀欲者名察割

遼穆宗名述律討罪除凶

述軋弒逆太宗長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討殺述軋立述律為帝是為穆宗

喪瀛莫與周家睡王當國

周世宗征遼都虞侯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壤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世宗直趨遼境遼寧州刺史王洪降進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守將終廷揮降乃登陸而西都部署趙匡口先至瓦橋關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皆舉城降遂喪關南之地述律年少好遊戲每

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今屬河間府乾寧軍今河間府青縣瀛州即河間府
莫州即任邱縣寧州屬慶陽
府瓦橋關在今保定府雄縣

獵禽多貪飲宴遇弒庖人

述律醜酒好畋獵嗜殺不已嘗以虞人偵鵝失期加
炮烙鐵梳之刑又以獲鴨甚歡除鷹防刺面之令刑
政紊亂國人怨之至是畋於懷州獲熊歡飲夜分近
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弒之
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

遼景宗嬰風疾中宮決事

世宗次子耶律賢聞述律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
州即位是為景宗以蕭守興為尚書令納其女燕燕
為后賢嬰風疾國
事皆燕燕決之

任休哥為于越攻戰如神

賢以耶律休哥為于越休哥智畧宏遠料敵如神每
戰勝讓功諸將士卒樂為之用
于越契丹至貴之

也職

援北漢歸使人南朝通好

時宋屢伐北漢主劉繼元賢遣耶律沙將兵援之後
復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歸言晉陽多梗人繼
元無輔賢乃盡索前所拘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
而歸之俾輔繼元又令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
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太祖許之賢乃遣
使詣宋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於宋無妄侵伐
州今縣屬保定府

高梁河大得采結怨於心

宋太宗滅北漢乘勝伐遼遂圍幽州賢遣耶律休哥
救之時宋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
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宋大敗太
宗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太宗走免南北之好遂
絕
高梁河在今良鄉縣界內

遼聖宗十二載權歸母后

景宗卒長子梁王隆緒立年十二是為聖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

下高麗戰河北與宋和平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弑君大逆也宜問其罪乃舉兵伐高麗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遼耶律敵魯進擊擒肇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隆緒復同太后侵宋進寇澶州宋真宗自將渡河禦之遣曹利用請和以太后為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遼即遣閣門使丁振報聘而還自是南北弭兵高麗今朝鮮國鴨綠江在國城西北入海銅州在海州衛東南四十里

舉才行察貪殘設科取士

詔諸道舉才行察貪殘又詔開貢舉每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詔郡邑舉明經茂才異等

減奢華却女樂富國強兵

隆緒禁侈僭減奢華高麗貢女樂却之在位四十九年國富兵強為遼之賢主

所可惜凱風譏中葍難道

以韓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蕭太后與德讓通焉凱風詩篇名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凱風比母也中葍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國人作詩刺之曰中葍之言不可道也

韓德讓賜國姓陪葬慈陵

太后賜德讓姓耶律名德昌拜大丞相封晉王太后死葬乾陵改德昌名曰隆運未幾德讓亦死賜地陪葬陵

遼興宗違父命特尊其子

隆緒宮人蕭耨斤生子宗真齊天后無子養為子隆緒卒宗真立是為興宗冊母元妃耨斤為皇太后治國事

正宮中齊天后做了冤魂

聖宗后蕭氏小字菩薩哥冊為齊天皇后初聖宗疾革
擣斤詈齊天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耶左右希旨誣
齊天后弟謀逆擣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
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
反罪之可乎擣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
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擣斤不從遷之上京
又慮宗真懷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於雪林遣人
馳至臨潢賜死

蕭擣斤被幽囚五年迎復

擣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謀白於宗
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宮凡幽五
年或勸宗真迎之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宗真悔悟乃
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慶州今慶陽府

求關南增歲幣南北停兵

時宋有西夏之擾宗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
地遣翰林學士劉六符如宋致書取故地宋遣知制
誥富弼報之往復者再乃定議歲增銀絹各十萬匹
兩送至白溝各持誓書相報自是南北通好如故

性佻撻變衣冠混身樂隊

宗真性佻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

入秋山因宴飲猝疾而薨

宗真入秋山次南崖之北峪宴飲畢遂得疾翌日而卒

遼道宗瞻宋主御容驚拜

宗真長子燕趙國王洪基立是為道宗初宗真詣宋
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求之欲成先志
宋仁宗遣張昇報聘且諭之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
兄於禮為順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
使其臣蕭扈往致其像宋遣學士胡宿奉御容於遼
洪基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
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侯耳

叔重元犯帷殿骨月兵爭

洪基尊其叔重元為太叔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
元陰懷異圖是月洪基田於太子山重元子楚王湟

魯古與樞密同知蕭胡觀等謀作亂敦睦官使耶律
良上變洪基名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
涅魯古涅魯古知事洩遂誘脇弩手軍犯帷殿仁使
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率宿衛士卒與涅魯古戰
賊衆多降涅魯古躍馬突出爲近侍渤海阿廝等射
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謂胡觀等曰行宮無備宜
乘夜劫之胡觀曰第圍之黎明而發重元從之四面
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胡觀爲樞密使而率奚
人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部節度使蕭塔刺聞召領兵
適至仁先乘使奮擊塔刺自外擾之賊奔重元走人
漠自殺黨與皆伏誅

重浮屠歲齋僧三十六萬

洪基信重浮屠一歲飯僧
三十六萬一日祝髮三千

信奸臣殺妻子不算聰明

洪基妻蕭氏姿容冠絕工詩立爲后生太子濬時北
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
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
遂族誅惟一賜后自盡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爲后

遂欲害濬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
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案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
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
辛然後立太子洪基信之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鞫
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於別室濬具陳枉狀
謂耶律燕哥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
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爲欵伏洪基大怒乃廢
濬爲庶人徙於上京乙辛又與孝傑謀遣其私人蕭
達魯古等夜引力士給濬殺之詐云疾薨既而乙辛
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

傳寶位與其孫是爲天祚

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
祚皇帝太子濬之子也

阿骨打行跋扈弄起刀兵

阿骨打本遼女真部酋長素跋扈有異志節度使烏
雅東死阿骨打襲位自稱都勃極烈叛遼天祚發渾
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曰遼人知
我將舉兵集諸路兵備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
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侵犯遼界屢敗遼
兵渾河一名小遼水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

信讒口殺其妃及其愛子

樂遊畋失政事散了親臣

天祚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天祚畋獵酣淫不恤政事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天祚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誣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天祚為太上皇天祚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遂奔金天祚遣蕭遐買等追之及諸間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若擒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因縱之余覲至金金盡知遼國事宜趨遼中京克之遂下澤州天祚時獵於鴛鴦樂余覲引婁室奄至天祚憂甚奉先曰余覲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天祚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幹亡去敖盧幹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

由是人心叛散臣民解體矣

遺玉璽走夾山家亡國破

余覲引金兵逼天祚行宮天祚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灤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既至雲中蕭本先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至嶺西天祚遂趨白水灤粘沒曷以兵六千襲之天祚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不忠曰汝父子誤我至此雲中今大同府桑乾河在府城南六十里夾山在朔州北三百四十里

應州城風雪裏束手遭擒

天祚知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黨項小斛祿遣人請天祚臨其地天祚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天祚徒步出走乘從者馬得脫至天德遇雪途次絕糧嚙冰雪以濟飢至黨項以小斛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完顏婁室等所獲送至金降封海濱王天德山名在宣府城西北應州今屬大同府

蕭特烈李處溫連扶二主

初天祚走雲中留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秦
晉國王耶律淳守燕京處溫聞天祚入夾山命令不
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等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
律大石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勸進淳不許奭持
赭袍被之上尊號曰天錫皇帝是為宣宗未幾淳死
其妻蕭德妃稱太后主國事金攻之燕京陷德妃奔
天德天祚殺之夏主李乾順遣使請天祚臨其國天
祚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特烈陰謂耶
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
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天祚第三子梁王雅里走
西北部遂立為帝未幾雅里亦死特烈復立聖宗
孫耶律朮烈為帝後朮烈及特烈為亂兵所殺

可憐人支不住土裂中崩

初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
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

西遼主名大石虎思剌國

耶律大石太祖八代孫也歷官遼興軍節度使金兵
克燕京大石與蕭德妃俱奔歸天祚天祚以大石立

淳為帝責之大石不自安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
立為王率眾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
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兵萬餘假道於回
鶻王畢勒哥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
者數國西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為帝是為西遼三
年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幹耳
朮烈回鶻在哈密衛合羅川有
唐回鶻公主所居地地基尚存

號德宗圖興復十載因循

大石以牛馬祭天誓眾圖興復命元帥幹里刺行萬
餘里無所得勒兵而歸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自都
虎思十年而
卒廟號德宗

感天后輔皇儲七年翻掌

大石卒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塔
不煙權國號感天皇后稱制七年

至仁宗傳乃弟穢德彰聞

夷列即位又十三年卒廟稱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
速完權國稱制普速完與駙馬蕭朮魯不弟朴古只

沙里
通焉

承天后普速完疑夫行弒

普速完自稱承天太后出其夫駙馬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

幹里刺誅惡婦策立諸君

朶魯不之舅幹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

直魯古號天禧三十四載

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

乃蠻王屈出律併滅除根

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未幾直魯古死西遼遂亡

大金國生女直完顏姓氏

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隋改號靺鞨唐號渤海國在南者號熟女真在北者號生女真姓

完顏氏後避遼興宗諱改女真曰女直其祖為遼女真部節度至阿骨打襲位叛遼稱帝乃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所居按出虎水之上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於是國號大金

阿骨打叛遼主虎視乾坤

完顏阿骨打劾里鉢之第二子兄烏雅束為節度使卒阿骨打襲位遂叛遼主延禧取寧江州
今慶陽府寧州

稱太祖展雄謨算無遺策

阿骨打廟號太祖史臣贊曰太祖數年之間算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混同江鞭指處兵不留停

初阿骨打將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阿骨打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由是每戰必克盡取遼五京焉
遼初以遼陽州地為東平郡又改為東京

以渤海為上京又析遼西為中京金改為北京
以幽州為南京金稱燕京以河南府為西京

金太宗吳乞買滅遼擒宋

阿骨打卒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其同母弟諸班勃
極烈吳乞買即位是為太宗其將婁室擒遼主延禧
而遼亡復以粘沒喝等侵宋
克汴京擒宋徽宗欽宗而還

捨所生立世嫡不背其兄

吳乞買以太祖嫡孫豐下繩果于合刺為諸班
勃極烈至是吳乞買卒合刺即位合刺即亶也

熙宗亶厭言兵通和宋國

亶立是為熙宗時宋南渡高宗遣王倫魏良臣何鑄
等請和亶亦厭兵革許之宋稱臣納幣而金亦歸高
宗母韋氏及徽宗鄭
后邢后之喪於宋

過中年貪醉酒手刃朝臣

亶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雖初年國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後裴滿氏卜

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亶欲立繼嗣為后所制
心不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於手刃侍臣至是宴偏
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又殺橫海節度使田穀
左司郎中奚毅及翰林待制邢具瞻等十餘人

殺其后亂宗門人懷危懼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
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亶亶怒遂杖平章秉德右丞
唐括辨而殺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
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太祖子幹
本之子平章政事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問曰若舉
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問其次曰鄧王阿楞
亮曰阿楞疎屬安得立捨我其誰亮因此忌常勝阿
楞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亶
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等皆
殺之亶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名胙王妃撒卯入宮
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
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海陵王行篡弒大展燕京

完顏亮素有逆謀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
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亶嘗杖

近臣局直長大興國亮亦結為內應興國給事寢殿
夜嘗取符鑰歸家至是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
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秉德
唐括辨烏帶等以刀藏衣下入寢殿置常佩刀於
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置求刀不得阿里出虎
先進刃忽土次之置頓仆亮前手刃之秉德遂奉亮
即位亮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
下詔求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
以應天地之中亮乃遣丞相張浩張通古等築燕京
宮室城周九里三步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
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一殿之費以
億萬計及成遂遷都焉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後亮
亦被弑世宗追廢為海陵煬王

恣淫佚滿門親行同犬彘

亮殺叔曹王阿魯補納其妻阿懶封為昭妃又欲納
宗婦於宮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
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遂納阿魯子莎魯
啜胡魯子胡里喇胡失打秉德弟札里西人之妻於
宮封札里妻高氏為修儀崇儀節度使烏帶妻唐括
定哥舊與亮私至是亮命定哥縊殺烏帶納之宮中
封貴妃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
為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
姊之女也壽樂縣主付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
蒲刺及習撚兀木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
同縣君莎里古貞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
從姊妹邨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
定安妻奈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
之妹也皆有夫亮皆納於宮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
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
夫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
常於卧內遍設地衣保逐為戲

滅宗人弑親母舉眾南征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謀盡
殺之乃教尚書省令史上變名領三省事阿魯等繫
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隣北京殺留
守斛祿補等後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
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復
忌斜也諸子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
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左副元帥撒離喝及
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

擬策馬在吳山高峰第一

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亮遷都於汴欲南
侵其嫡母徒單太后數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
忿怒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
因使伺后動靜福娘夫持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
聞會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曰國
家世居上京今至汴復將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我
嘗諫止之不聽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意
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
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名點檢大懷忠等使弑后后方
禱蒲懷忠等至今后跪受詔后愕方下跪尚衣局使
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福娘等縊殺之亮
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
白等三人遂召忽土等還皆殺之自是莫敢諫者遂
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眾六十萬號百萬自將侵宋

註見本卷吳山立馬句下

遇允文瓜洲渡戰艦犁沈

註見本卷戰采石句下

龜山寺眾番酋同心一怒

亮為宋虞允文所敗趨揚州會兵於瓜州渡居於龜
山寺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
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判之乃下令軍士亡
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
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乃決
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埜且曰
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
行大事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焉

箭先來刀接應再贈麻繩

元宜等黎明帥諸將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
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
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
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
動復縊殺之

妻共子斫成堆屍橫血泊

初亮南侵妃嬪皆從至是軍士盡收殺之又使人殺其太子光英於汴

一家兒都做了怨魄強魂

金世宗仁且孝遼陽即位

初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衆心歸之福壽等以軍入東京殺副留守高存福等奉烏祿即位更名雍是為世宗 金 以遼陽為東京

賢其妻能守節不立中宮

雍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雍終身不立后

排異端尚文儒與民休息

雍不信佛法嘗曰梁武帝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始命京府設學養士又建女真太學崇尚文儒命宰相薦士不得限資格數年之間南北講和與民休息家給人足焉

崇節儉戒服飾勿用黃金

雍性節儉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命宮中之飾不得用黃金

斷死囚十七人幾乎刑措

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

世稱呼小堯舜有道仁君

雍在金諸帝中最高為賢主國人號稱小堯舜

金章宗承祖蔭升平未久

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雍卒璟即位是為章宗

李宸妃持國政疎遠宗親

淑妃李師兒有寵進封元妃叅知政事胥持國陰以秘術干之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為重數稱

譽持國璟信任之由是持國與妃表裏擅政璟無子疎忌宗室惟衛王永濟柔弱鮮智能愛之欲傳位焉

按李氏封元妃宸妃疑誤

元太祖幹難河稱尊建號

註見本卷元太祖句下

衛紹王無計策不敢支撐

衛王永濟世宗第七子也自武定入朝璟已感疾遂留不遣璟卒李妃黃門李新喜平章完顏匡等定策奉永濟即位時蒙古鐵木真浸強金人皇皇禁言邊事會蒙古侵擾雲中九原永濟懼遂遣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以求和後宣宗即位追廢永濟為東海郡侯尋追復衛王謚曰紹九原山名在絳州西北二

里

胡沙虎弒其君自稱監國

永濟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使將兵屯燕城北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等謀作亂會永濟以蒙

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彰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元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紇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以兵逼永濟出居衛邸遣宦者李思中弒之

金宣宗受策立國勢將傾

胡沙虎欲僭位訪於丞相徒單鑑鑑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於彰德昇王即翼王也至燕即位是為宣宗時元兵漸逼金運將衰矣

宋來伐夏來侵元兵得志

宋高琪勸珣侵宋以廣疆土珣遂南侵由是宋亦下詔伐金宋將趙方孟宗政等屢敗金兵安丙復遣兵會夏人伐金夏主遵頊於是取余會州圍鞏州夏與金通好者八十年至是構難十載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弊宋夏之兵端既結金之兵力漸分元兵所向無前矣會州今鞏昌府會寧縣鞏州即鞏昌府

把中原都棄了無地安身

時蒙古已盡取金山東河北河東州郡圍燕京珣以兵力微弱不能守中都乃遷於汴燕京遂陷由是太原真定所在皆入於蒙古矣

金哀宗亂亡世十年天子

珣卒太子守緒立是為哀宗在位十年

汴京城瘟疫起死盡生靈

金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崔立亂執后妃送降蒙古

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乃出奔河北蒙古速不臺聞守緒棄汴遂進圖之守緒濟河使完顏白撒攻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守緒遂走歸德汴人聞守緒軍敗大懼而速不臺攻城日急會守緒自歸德遣使至汴迎太后后妃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因民洶洶遂作亂殺完顏奴申習捏阿不諭百姓曰二相閉門

速不臺殺二王解發和林

無策今殺之為汝請命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自立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遂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以天子衮冕后服送於速不臺遂以太后王氏皇太后徒單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五百餘俱送赴青城

殺廢馬犒軍卒明知喪敗

速不臺殺梁王荆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

把虛名傳禪與元帥承麟

時守緒奔蔡州蒙古搭察兒圍之宋遣孟琪帥師會之克其西城守緒知勢敗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又殺廢馬以犒軍卒然其勢不可為已

守緒集百官傳位與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乃世祖効
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守緒曰朕所以
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卿趨捷有將
畧萬一得免祚口不絕此朕志也承麟遂即位

死社稷禮之常可憐天命

守緒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
白知無大過惡死無憾所憾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
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
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俘獻或辱於階庭閉
之空谷朕不必至於此
卿等觀之朕志決矣

幽蘭軒一炬火送了殘生

時宋金之兵已入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於幽蘭
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諸將禁近
共舉火焚之承麟亦
為亂兵所殺金遂亡

夏國主李曩霄依遼附宋

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其地則赫連國也遠祖思恭唐
李賜姓李為夏州節度傳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李

繼遷其國始大降於宋太祖賜姓趙其子德明嗣宋
封為夏王德明卒宋封其子元昊西平王契丹亦冊
元昊為夏國王尋叛宋稱帝於夏州國號夏宋削其
官爵賜姓元昊上書請和乃更名曩霄是為景宗
夏州今陝
西寧夏衛

據西涼稱兀卒吾祖傳名

曩霄據有西涼自號嵬名吾祖後請和於宋自稱男
邦泥定國兀卒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宋臣蔡襄
言元昊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
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語耶宋主不聽
涼今永
昌衛

曳石歌氣飛揚張元李昊

有張李二生欲以策干韓范二公耻於自媒乃刻詩
於石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問乃走西夏詭言
張元李昊羅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闕諱之義二人
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未更名且
用國姓也元昊
昇之奉為謀主

分鐵騎左右翼野利天都

曩霄選豪族五千人迭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為十部任心腹將號野利天都王者為左右翼各統精兵

全不記錦綺恩自圖王霸

初曩霄數諫其父德明勿臣宋父戒之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也曩霄曰衣皮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

錯殺了心腹將牙爪離心

曩霄有腹心將野利天都王各統精兵最為毒害神世衡知青澗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樸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嵩泣允之世衡乃草遺野利書膏蠟

致衲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非濱死不得泄若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聚一部遺野利野利見棗龜度必有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曩霄曩霄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篁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宮乃令人問之曰不速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褫衲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曩霄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則詳至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曩霄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度使返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並去天都因設祭境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襍紙幣中有虜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曩霄天都亦得罪曩霄既失腹心之將牙爪離心悔恨無及乃定和議

製文字斂刀兵併包銀夏

曩霄自製蕃書類八分而畫頗重複以教國人紀事
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而洪
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
為固地方萬里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
委酋長分統其眾銀州今延安府神木縣綏州今
綏德州宥州在米脂縣故永樂城之西靜州今衛城
西南有保靜城唐名保靜縣夏改為靜州靈州今寧
夏中衛鹽州今漳縣會州今會寧縣俱隸鞏昌府勝
州即今榆林鎮城甘今甘肅州衛涼今涼州衛瓜州沙
州故城俱在肅州衛城西肅今肅州衛興州今漢中
府沔縣賀蘭山在寧
夏衛城西六十里

晚年來新臺行劓鼻亡身

曩霄初娶遇乞從女野利氏生甯令哥特愛之以為
太子既而欲為甯令哥納沒移氏為妻見其美自取
之甯令哥憤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訛龐家為
訛龐所殺曩霄因鼻創死新臺行衛宣公為其子
伋娶于齊而聞其美乃作新臺於
河上而要之國人作是詩以刺之

李諒祚號英宗養於母族

曩霄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養
於母族訛龐至是即位是為英宗

三大將持國政柄出多門

諒祚年幼后族專國訛龐
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

與契丹互交兵叛興黨項

初契丹黨項諸部叛附於夏契丹伐黨項曩霄救之
契丹主宗真遂自將伐夏又為曩霄所敗至是契丹
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
河南進以伐夏夏又敗之

賀蘭山兵敗了母被遼擒

契丹復伐夏招討使耶律敵古等軍至
賀蘭山獲諒祚之母以歸安置於蘇州

寇環慶擾保安綏州入宋

諒祚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
計遂寇大順城宋環慶經畧使蔡挺擊走之夏監軍
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宋知青
澗城神諤諤遂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

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遂復綏州諫祚乃詐爲會議誘宋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秦鳳今鳳翔府涇原今平涼府大順城在慶陽府城西北宋范仲淹築綏州今綏德州青澗今縣屬延安府

停歲賜仍求欸賄費金銀

初諫祚寇環慶會宋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罰則國威不立因停止不與諫祚大沮乃遣使謝罪宋宣撫使郭達謂得殺楊定等首領李崇貴等諫祚乃錮崇貴以獻崇貴至言定奉使諫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諫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定歸上其劍鑑匿其金銀至是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環即環州慶即慶陽府延州即延安府

夏惠宗名秉常被拘國母

諫祚卒子秉常立是爲惠宗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秉常母梁氏知之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

數上書求經史保境安民

璜按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正旦朝賀儀宋仁宗以九經賜之此諫祚事秉常嗣位在宋英宗治平四年疑誤入此

敗宋家兵五路乘乎李憲

宋神宗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孫固曰孰爲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不聽竟命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五路並進昌祚率蕃漢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昌祚次磨哆隘遇夏衆十萬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遵裕至圍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遂潰而還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會大較劉歸仁以衆潰乃引還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多凌丁敗之次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皆至靈州憲獨不至熙河在寧夏河州衛境內鄜今鄜州延即延安府米脂

今縣銀州今神木縣石州今吳堡縣俱屬延安府天都山在蘭州城南三十里

寇秦州旋誓表兩下渝盟

秉常寇宋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范愿旋上誓表請納安邊塞門二砦以乞綏州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然之賜以誓詔秉常遣周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周萌訛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周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宋遂止商於地在南陽府內鄉縣

夏崇宗名乾順請婚遼主

秉常卒子乾順立是為崇宗乾順請婚於遼遼以族女南仙封安成公主嫁之

至遼亡依然又入貢於金

遼主延禧謀奔夏金幹離不趨天德聞延禧已渡河乃遣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夏得金書遣把

里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割賜之地金粘沒喝割與之及遼亡遂入貢不絕

夏仁宗名仁孝國中多難

被權臣任得敬殺害宗親

乾順卒子仁孝立是為仁宗仁孝初立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

無禁制儘教他瓜分國土

仁孝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任得敬自為國

金世宗却貢獻務討權臣

仁孝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金世宗雍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王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於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耶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獻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問得敬始

懼仁孝卒
謀誅之

夏桓宗十二載遭人所廢

李安全奪了位立號襄宗

仁孝卒子純佑立是為桓宗在位十二年崇宗孫越王仁友子安全廢之而自立是為襄宗

剛四載苦元兵投降獻女

安全在位四年蒙古伐之入靈州安全獻女於蒙古請降又二年卒

夏神宗叛金主反面興兵

安全卒族子遵頊立是為神宗夏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安全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怨之遂侵金葭州至遵頊立益叛金互相攻戰者凡十年不解葭州今屬延安府

元太祖圍興州西奔逃難

元太祖鐵木真圍夏興州遵頊出奔西涼

稱上皇傳位與德旺相承

遵頊自稱上皇傳位於子德旺遵頊尋卒

夏獻宗立四載憂惶致死

德旺立是為獻宗蒙古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又取靈州進次鹽川州德旺以城邑多降憂悸而卒

南平王歸附與大國元君

德旺卒國人立其弟子覲是為南平王蒙古盡克夏城邑覲力屈出降蒙古繫以歸西夏遂亡

西夏主十代君二百餘載

夏自宋寶元戊寅曩霄稱帝至覲凡十主共一百九十年

宋遼金三下裏見景依從

夏抗衡於宋遼金向背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為異同

似一點水浮漚生生化化

弄刀兵何曾見一日升平
攔路虎剩一行行蹤步跡
占天龍留幾片敗甲殘鱗

繁華過眼如春夢

斷簡殘編說姓名

三百餘年宋史遼金西夏縱橫爭強賭勝弄刀兵誰解
倒懸民命 富貴草梢垂露英雄水上浮萍是非成敗
總虛名一枕南柯夢醒 西江月

龍爭虎鬪無蹤跡

剩水殘山自古今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九下

廿一史彈詞註卷之十

成都楊 慎用修編著

漢陽張三異禹木增定

男仲璜別麓註

孫坦含坤章校

第十段 說元史 西江月

山色消磨今古水聲流盡年光翻雲覆雨數興亡回首
一般模樣 清景好天良夜賞心春暖花香百年身世
細思量不及樽前席上 詩曰

慷慨樽前發浩歌休教世事苦相磨東風要與花爲
主無奈青春老去何

桃杏花開滿樹紅轉頭青子綠陰濃梧桐葉上猶殘

雨雪片檐前又舞風時序往來千古在人生聚散一場空今朝有酒今朝醉說甚英雄十大功

玉軫曲終詞打疊餘文煞尾奉知音知音肯共閒談笑故典何妨反覆論論到可人題品處越多慷慨越精神東門黃犬堪傷痛鶴唳華亭不可聞夜枕滴殘金砌雨曉窗敲碎玉壺冰金盤滿顆珍珠落寶樹千花錦繡分讚美賢人談勝事稱揚孝子共忠臣撥開虎鬪龍爭處揀出清閒物外人范蠡扁舟滄海月陳搏高枕華山雲冰絃喚醒紅塵夢詎比尋常勸世文話說宋遼金三史已畢訪至元朝

大元者太祖成吉思皇帝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人氏正是韃靼人於宋寧宗丙寅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夏襄宗應天元年三國擾攘之際即位於幹難河號稱聖武元年在位二十二年傳位第三太子窩濶台是爲太宗在位十三年太皇后禿里吉納治國五年長子貴由即位是爲定宗二年崩於胡眉斜陽皇太后復治國四年太祖第四子拖雷之長子蒙哥即位是爲憲宗九年崩於釣魚山太宗弟忽必烈即位是爲世祖混一南北建都燕山府中統至元在位三十五年傳至成宗名鐵木耳其父真金乃世祖之長子追謚裕宗裕宗二子先卒其長子甘麻剌追謚顯宗次子荅剌麻八剌追謚順宗第三子乃成宗是爲完顏篤皇帝在位十三年崩元貞

大德順宗長子海山即位是為武宗曲律皇帝四年崩至

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為仁宗普顏都皇帝九

年皇慶延祐太子碩德即位是為英宗格堅皇帝三年至遇

弒顯宗之子也孫鐵木耳即位是為泰定皇帝四年崩

泰定致和權臣燕帖木耳迎立武宗次子懷王圖帖睦爾因

以弟讓兄仍遣迎其兄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疎周王因

即位於沙漠立圖帖睦爾為太子太子見帝帝暴崩是

為明宗護都護皇帝天曆位半年在圖帖睦爾仍即位是為

文宗札牙篤皇帝四年崩天曆至順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

位是為寧宗一月而崩乃兄妥懽帖睦爾在位二十七

年元統至正天下歸於大明遜避北去逃於應昌府明

太祖高皇帝以其能順天命追謚順帝

元朝前後一十四帝通共一百六十五年混一止計九

十二年今將元朝始末略記其大槩以見賢愚

三百載宋遼金中原鼎沸

幹難河韃兵起別是乾坤

鐵木真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其先居於烏桓之北

總隸於韃靼至宋寧宗開禧二年鐵木真稱帝於幹

難河之源自號為成吉思可汗

元太祖鐵木真神謨妙算

鐵木真也速該之子初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

真還次於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

以志武功鐵木真深沉有大畧用兵如神後廟號太

祖至宋度宗咸淳七年世祖忽必烈始改國號曰大

元蓋取易乾元之義也

廣機謀多妙算出類超群

蒙古耶律楚材通術數之學太祖每征伐必令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故能滅國拓地所向無敵

掃沿邊四十國如同削草

太祖三年滅蔑里乞部下幹赤刺部畏吾兒國六年下西域哈兒鹿部十二年克失的迷火固亦兒於等部十四年伐西域高麗等國十五年克幹脫羅兒城十六年克逃里蜜及班勒紇城國塔里寨十七年滅回回十八年滅欽察幹羅思撒里等部凡滅國四十

感天心角端見罷戰休兵

太祖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太祖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乃引還楚材廣寧人晚號玉泉老人謚文正字晉

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終老在六盤山雄心未已

尚叮嚀約宋國併力平金

太祖滅西夏避暑於六盤山病篤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六盤山在平涼府隆德縣山上有避暑樓潼關在陝西華陰縣四十里

能委任股肱臣真材實料

太祖知人善任用撥里班曲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任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

有功勞四怯薛世代相承

怯薛猶言分番宿衛也以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人之子世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為輔相焉

博爾朮博爾忽濟時人物

木華黎赤老溫萬戶留名

木華黎雄勇善謀有佐命功拜太師國十人祖命經
畧山南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自勉之
卒能助成大業博爾朮從征伐立功甚多極見親遇
倚終右萬戶博爾忽身更百戰竟死於陣位終第一
千戶赤老溫功業與三人等俱以忠勇事
其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元太宗窩濶台寬洪大量

太祖卒少子拖雷監國三年太祖第三子窩濶台自
霍博之地來會喪監國乃與諸王奉窩濶台即位於
和林東庫鐵烏阿刺里之地是為太宗有寬洪之量
量時度力時稱治平 和林在韃靼初以西有哈刺
和林河故名元太祖始建都於此阜
慶初改為和寧路至今有和寧路城

滅殘金侵宋境國勢龍興

太宗約宋滅金速不臺滅汴京塔察兒與宋將孟瑛
等克蔡州金主守緒自縊末主承麟亦為亂兵所殺

金遂滅未幾宋先敗盟趙范等率師入汴乃命子濶
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
及察罕等侵江淮由是入宋蘄州拔郢州破許州陷
利州狗黃州攻真州圍廬州躡階成遂無寧日是時
西北中原罄歸版籍
有天下三分之一

但可惜酒為魔中宮竊柄

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第六皇后乃馬
真氏乘怠竊權權奸滿朝賣官鬻獄

鉞鐵鐸因醉死七子誰君

太宗初疾篤後稍愈耶律楚材謂不宜田獵左右曰
不驕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與都
刺合蠻進酒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太宗七子長貴
由是為定宗二濶端太子三濶出太子四哈刺察兒
王五合失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太宗有旨
以孫失烈門為嗣后乃馬真氏不從自稱制於和林

元定宗間五載才方即位

六皇后臨朝五載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
由乃即位於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是為定宗

不三年歸天去母后稱尊

定宗在位一年零九月卒皇后
幹兀立海迷失抱失烈門稱制

元憲宗勤政事剛明果斷

不貪杯不重色嚴御群臣

時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
合台等共推太祖少子拖雷之子蒙哥即位於潤帖
兀阿蘭之地是為憲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平憲宗
因察諸王有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
便宜事於國中罷不及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
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性沉斷寡言不御燕飲
光御下以嚴能
遵祖宗之法

元世祖滅南朝華夷混一

憲宗卒同母弟忽必烈即位是為薛禪皇帝廟號世
祖以宋賈似道拘使背盟命伯顏等大舉寇宋遂克
臨安擄宋恭宗又分道克閩廣追宋帝昺
於厓山昺赴海死遂滅宋而華夷一統矣

據燕山朝萬國四海來賓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遂詔營宮室城池於燕山府仍
號為中都是時海外諸番馬八兒頡門那僧急里南
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闌亦觸蘇木都刺
等國皆入貢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未
有也 秉忠邢臺人初從釋氏名子聰
拜官後更今名自號藏春散人謚文貞

立渾儀窮河源又開海運

元用金大明曆歲久浸踈世祖命大學士許衡及贊
善王恂郎中郭守敬改正守敬言曆之本在測驗測
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象玲瓏儀
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附關凡日月蝕儀星晷定時
儀等器恂又請造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至
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五處分置儀表
谷選監官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寔受命行四閱月
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
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通
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
羣流奔轉近五七里滙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
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蘭也里木

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里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瀾即及瀾提之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入江淮由黃河逆流至中樂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清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担入京師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并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許衡字仲平河內人稱魯齋先生守敬邢臺人字若思

括圖識焚道書禁習天文

世祖方信桑門之感詔樞密副使張易參校道書言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錄聖裔訪人才似乎崇正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世祖既平宋擬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因召宋衍聖公孔侏赴闕侏遜於居曲阜者世祖曰寧遠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又遣侍御使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以素聞趙孟頫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歸安人謚文敏

寵西僧求術士不算聰明

西僧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年十五謁世祖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尊為國師統釋教又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俱寵遇無比遣桑吉刺失等詣馬八兒國訪求方伎士

俊鷄子美珍珠宜乎不受

回回字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世祖曰珠何為當留以周貧者却之又有獻俊鷄子者亦却不受回回今默德那國

大酒樽無縫衣何苦勞心

置大樽於殿樽以木為質銀內金外鏤為雲龍高一丈七寸又命尚衣局織無縫衣

擊日本十萬師委埋魚腹

初遣使往通日本不納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邱等為右丞率師十萬以往會阿剌罕卒於軍詔以左丞相阿答海代之未至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過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弃士卒十萬於島眾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率眾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日本古倭奴國

發會稽諸陵骨遺憾冬青

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橫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襍牛馬枯幣

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珣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名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眾如珣言夜往取遺骸莖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立國來殺生靈幾於千萬

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己卯歲通計殺戮人一千八百四十七萬乃本兵敵兵屠戮郡縣城內之數其他不誅殺者不與

屍骸山膏血海劫數驚聞

顧充曰世祖日本一征嵩積漲東洋之水交趾屢擊屍僵高戰骨之山汎濛汜而赴崑崙降伊吾而征鐵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又况緬甸占城瓜哇羅鬼窟居海島顧不忍情愞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忍哉交趾即安南國伊吾即哈密衛緬甸國與雲南省界瓜哇古闍婆國

創大都詢興亡紅蟲滿匣

世祖創大都作宮殿於地中掘得大坑紅頭蟲滿坑
無數帝以問國師劉秉忠忠曰此即異日代有天下
者世祖初號燕京為中都四年於中
都東北置城而遷都焉九年改為大都

統中華十六載八十而崩

世祖在位共三十五年滅宋襲
統者凡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卒

元成宗修祖業垂拱而治

世祖太子真金早卒以真金第三子鐵穆耳為皇孫
世祖卒鐵穆耳即位是為完顏篤皇帝廟號成宗承
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
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

十三年行的事間雜昏明

成宗在位十三年心無定見凡
賢否進退利害因革朝令夕改

葡萄酒門攤錢罷之為美

初世祖有葡萄酒之例至是罷之又
以江陵澧州常德皆早免其門攤

馬牛羊鷹共犬取索何勤

括馬於諸路除牝孕携駒者齒三歲以
上並拘之至於牛羊鷹犬歲有取索

末年來多寢疾政由宮闈

成宗末年多疾皇后伯岳吾氏專政史臣曰成宗連
歲寢疾凡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
不致廢墜者則以去世
祖未遠成憲俱在耳

吝工費縮河渠漂沒人民

時欲開鐵幡竿渠名郭守敬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
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
以其言為過縮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
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
縣田廬
禾稼

元武宗兄之子繼登其位

成宗崩伯岳吾皇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
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

命召安西王阿難答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
台等陰左右之謀奉皇后垂簾右丞相哈刺孫陰
遣使迎成宗兄答喇麻八刺長子懷寧王海山於漠
北又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愛育黎拔力八
達遂還大都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哈刺孫夜遣
人啟之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
而發乃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
即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諸王濶濶牙忽
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
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
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懷寧王至上都愛育黎
拔力八達奉其母迎之遂廢伯岳吾后居東安殺之
即位大赦是為曲
律皇帝廟號武宗

以同胞弟為子頗礙天倫

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胞弟
也以有平內難功立為皇太子

僧翰苑宦中書仕途太濫

以西僧教瓦斑為翰林學士承旨宋小黃門李邦寧
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欲以為江

浙平章辭曰臣闔腐餘命宰輔者佐天子其治天下
者也奈何奪以寺人乃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時內
降旨與官者八
百八十餘人

江浙饑真定水災具頻仍

兩浙飢死者四十六萬戶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
根樹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鞏昌地震
歸德暴風濟寧真定等處大水江浙飢荒之餘疫癘
大作死者相枕
兩浙今浙江一省有浙西浙東之
分

元仁宗守文主聰明恭儉

武宗崩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是為普顏篤皇
帝廟號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不事遊畋不喜征
伐不崇貨利一遵世祖成
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

選明經立科舉惟寶賢人

仁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本等皆蒙
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了川為三百人仍增

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禮部
集賢歲選六人以貢詔行科舉天下三歲一開科蒙
古色日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日人
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重國本禁諸王農時出獵

禁諸王毋得
方春畋獵

尊宋儒廣從祀閣建崇文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
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
張栻字敬夫浚之子稱南軒先生謚
曰宣祖謙字伯恭世稱東萊先生

元英宗行孝道焚書請代

仁宗卒太子碩德八剌即位是為格堅皇帝廟號英
宗性至孝初仁宗大漸焚香露禱北斗可以身代居
喪哀毀
骨立

納直諫停罷了元夕張燈

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尚書
叅議中書省事諫曰世祖每值元夕問閭之間燈火
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遠尤當戒慎英宗大怒既而
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金幣以旌其
直

卹孔裔免民租仁慈切念

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以旱澇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寫經文作佛事禍福迷心

敕寫金字藏經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
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
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
通高明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徒遂創為薦拔之
論以惑世人若撰為文辭不可以為後世訓
吳澄字伯清崇仁人學者稱草廬先生謚文正

縱奸黨殺朝臣剛明有欠

仁宗時鐵木迭兒入相者再恃勢貪虐克穢滋甚中
外切齒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

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孛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乃與拜住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諸罪乃罷其相位尋起為太子太師及仁宗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為右丞相以拜住孛兒只攻其奸惡必欲報之乃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秃禿哈襟問誣殺之又怨勝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英宗皆不能問

駐南坡行幄裏禍變相尋

君與相可憐人俱遭寇手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英宗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乃任拜住為右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遂怏怏而卒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追奪官爵籍沒其家賞其奸黨御史大夫鐵失等皆不自安乃生異謀至是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

事赤斤鐵木兒殺拜住而鐵失直犯行幄手弑英宗於卧所南坡在保定府新城縣西北元英宗常駐蹕於此賜丞相拜住為別業俗呼為高密店

為惺惺無遠慮悞了前程

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罪大變遂與詎非英明之悞哉

泰定主討元凶掃除奸黨

晉王也孫鐵木兒晉王甘麻剌長子真金嫡孫英宗叔也初鎮北邊鐵失密遣幹羅思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立王為帝王因幹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告變未至英宗遇弑也先鐵木兒等奉璽綬來迎遂即位於龍居河諸王買奴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於是即誅也先鐵木兒等於行在命旭邁傑紐澤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後文宗不為帝立廟謚世稱

忽天災受佛戒買寶求珍

為泰定帝

時烈風地震詔大都守臣集議張珪上言賈胡中買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宜行禁止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二矣比年佛事愈繁致災愈速宜罷功德使司凡數千言皆不從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

因避暑上都宮升遐去世

泰定避暑於上都宮七月卒

二宗姪相遠離國政誰尊

註見下

元明宗和世球遠居沙漠

和世球武宗長子泰定姪也初武宗傳弟仁宗約以次傳和世球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封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及次延安其臣秃忽魯及武宗舊臣釐日教化等與陝西丞相阿

思罕平章塔察兒謀發關中兵自潼關河中入已而塔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球乃逃漠北集諸王察阿台等部居之後即位是為護都護皇帝廟號明宗

弟文宗圖帖睦爾遠處江陵

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宗弟也鐵木迭兒構釁骨月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英宗於是徙圖帖睦爾於瓊州及泰定即位乃召還封為懷王出居建康尋又徙於江陵後即位是為札牙篤皇帝廟號文宗

燕帖木兒迎文宗入承大統

簽樞密燕帖木兒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立其二子乃集百官興聖宮率其黨露刃號於眾曰武宗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中書省烏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於江陵將一月恐人心疑懼令塔失帖木兒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王南來矣未幾圖帖睦爾入京師以兄和世球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

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乃即帝位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

却差人和寧北遠接明宗

圖帖睦爾遣使迎兄和世球於漠北復屢差人勸進和世球南還至和寧之北遂即位遣使還報乃遣燕帖木兒奉璽上之明宗加其功以燕帖木兒為太師復遣使立弟圖帖睦爾為太子

行殿裏喜相逢歡歌飲宴

不明白誰下手骨肉分情

太子發京師北迎明宗明宗次於旺忽察都太子入見尋宴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明宗暴卒太子圖帖睦爾復襲位於上都

燕帖木聞哭聲忙收玉寶

把文宗扶上馬事恐難明

胡粹中曰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為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明宗暴卒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璽授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與

復寶位賜金帛情繇顯露

文宗復位後即以鈔萬錠幣帛二千匹供明宗后八不妙費用諸王百官賜金銀有差賜明宗北來衛士及諸部曲鈔幣不等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罷置左丞相養其子塔刺海為子賜居第貲產

身弑兄妻弑嫂顯得欺心

明宗之卒人疑文宗弑之後順帝以文宗謀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卒詔除其廟主文宗后弘吉刺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后八不沙

胡笳曲申辰君空陳符讖

天鳴鼓虹貫日地震燕京

司徒香山陳符讖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展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頒示中外詔諸臣議咸謂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事遂寢弘景字道明秣陵人為齊高帝諸王侍讀歸隱句容勾曲山第八洞山中立館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徵之不

尊國師舉朝臣郊迎匍伏

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八月天鼓鳴於東北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帝師至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曾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起

懷夕念佛不佑天喪其身

文宗既弒其兄又弒其嫂卒之享國不永在位五年壽二十九而卒奉佛求福竟何益哉

明宗子號寧宗纔方七歲

明宗次子鄭王懿璘質班留居京師時文宗卒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以文宗遺命傳位明宗子乃命奉懿璘質班即位是為寧宗年方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

坐龍牀一箇月命天難存

寧宗在位一月而卒

燕帖木兒弄威權斃於溺血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人四十女後房克斥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元順帝寧宗兄即位稱尊

妥懽帖睦爾明宗庶長子寧宗兄也初明宗遇害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

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寧宗卒燕帖木兒復請
燕帖古思皇后曰吾子尚幼安權帖睦爾在廣西今
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右丞濶里吉
思迎之既至燕帖木兒具陳迎立之意安權帖睦爾
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至京
久不得立至是燕帖木兒死乃立為帝後卒於應昌
其太尉完者等謚曰惠宗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避
去號為順帝或曰順帝宋恭宗子也 大青島即大
青嶼在廣州海中靜
江在今廣西桂林府

封伯顏為秦王秦州山裂

順帝先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伯顏專權自恣僭竊
無君虐害天下至是封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所以兆其弒后
無君之虐也

性優柔無果斷委政權臣

順帝性柔少斷阿魯輝帖木兒曰天下事重宜委宰
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順帝
然之由是政事決於太師右丞相伯顏太傅
左丞相燕帖木兒之弟撒敦而已無所專焉

製宮漏造龍舟窮工極巧

順帝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
中運水上下匱內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
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鐘一縣鉦夜
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
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
時自能耦進度仙關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又製龍
舟於內苑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
手二十四人上有五殿龍身並殿宇俱五采金裝自
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
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其精巧皆前所未有

運氣術天魔舞惑亂其心

右丞哈麻進西番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
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順帝皆習之怠於政事以
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垂髮數辮戴象牙
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刺般之
器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
所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篪琵琶笙胡琴響板拍
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乃以番僧為司徒伽璘
真為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奉之謂之供養嘗給順

帝曰陛下尊富不過保有見世人生能幾何當受此
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順帝廣取女子淫戲是樂御
弟寵臣皆在前相狎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豈即兀
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
醜聲
外聞

聽臣子殺中宮不能遮護

皇后伯牙吾氏燕帖木兒之女也初燕帖木兒之弟
撒敦卒其子唐其勢代為左丞相伯顏為右丞相獨
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
位居吾上遂潛蓄異心謀援立諸王晃火帖木兒鄰
王撒撒秃發其謀伯顏率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
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誅之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
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
出斬之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順帝
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
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

儘奸雄逐太子委靡無能

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
花因譖其詆毀朝政時字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

事移鎮大同素與秃堅帖木兒友善遣人白其非罪
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怒字羅帖木兒跋扈交通秃
堅不花詔削字羅帖木兒官爵字羅帖木兒拒命遂
詔平章擴廓帖木兒討之字羅帖木兒遂令秃堅帖
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
戰不利太子遂出奔順帝詔慰解之復字羅帖木兒
官爵加太子保仍守禦大同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
之還宮恚怒不已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攻大
同字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
出奔字羅帖木兒入見順帝訴其非罪欲追襲太子
老的沙止之遂詔削擴廓帖木兒官爵進字羅帖木
兒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居庸關在順天府北一
百二十里天下有
九塞居庸其一

石人出國運衰群雄並起

時河決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
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興工凡二百八
十里有奇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
起其後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狗湖廣方國珍擅浙
東張士誠扼姑蘇陳友定起八閩明玉珍擾劍閣何

真虎視於廣東劉益鳴張於遼陽田豐逐鹿於山東郭子興稱王於滁州而元之大勢去矣

只招降無奇策遍地紅巾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劉福通與社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共起兵以紅巾為號蕭縣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眾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由是巨盜橫發作亂煽妖南朝趙王韓法師南朝周王周子旺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猺賊吉烈思定光活佛戕命官西方逆賊殺王子以至蔣丙起道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起泉州應必達起邵武鄧忠起臨川竹山賊陷襄陽湘鄉賊破保慶山東河南江南北殺掠無忌朝廷不能制乃遣使招撫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為招降之策耳不聽

李生瓜天雨鼈無邊怪象

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大都雨鼈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內孛羅外擴廓室鬪紛紜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與察罕帖木兒兵爭不已順帝遣使諭之始罷兵會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孛羅帖木兒復以兵攻晉冀擴廓帖木兒大破之讐隙日深至是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太子出奔及還命擴廓帖木兒討之兵敗太子又奔晉冀順帝以孛羅帖木兒為右丞相遂專政於內太子與擴廓帖木兒在外日夜謀除內難乃大發兵討之孛羅帖木兒乃遣禿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以孛羅帖木兒悖逆遂附於擴廓帖木兒威順王之子和尚亦忍孛羅帖木兒無君密言於順帝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伯達兒等殺孛羅帖木兒於延春閣下函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以為太尉左丞相其時外寇既已橫肆而內難又復如是元之亡決矣

黃河清淚沾襟知由聖主

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河魚歷歷可數順帝聞之慘然不樂侍臣曰河清王
者之瑞胡為不樂順帝曰傳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
代朕者故不樂耳平陸今縣屬平陽府河南府陝
州有砥柱峰在黃河中流禹導河鑿之石形如柱南
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唐太宗勒銘尚存孟津
今縣屬河南府

棄燕京望北走社稷分崩

明太祖兵克通州順帝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議棄
燕京北走遲明羣臣會議端明殿又開門忽有二狐
自殿上出順帝見而歎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
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豈可復作徽欽啣璧求
活即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
京夜半開建德門北去如上都明大將軍徐達等兵
至燕京攻克之執准王及慶童等殺之

駐應昌纔一年鑿輿晏駕

源帝走屯蓋里命脫列伯等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
復為明李文忠所破擒之順帝遂無復南意駐於應
昌府一年因痢疾而卒

皇太孫買的里束手俘擒

明李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順帝嫡孫買的里八刺
及后妃諸王皆被擒惟太子遁去明封買的里八刺
為崇禮侯

大元國十四君不堪回首

元自太祖至順帝前後共一十四主其兩后不在其內

九十年居中夏一旦成塵

元太祖始宋寧宗開禧二年至順帝至正二十八年
即明洪武元年共一百六十五年内去世祖前七十
三年為宋實九十二年天下歸於大明而元亡

天付與聖明君昇平萬歲

初元主常以國祚問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必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朱太祖果建國號曰明滅元即位

混乾坤歸一統海晏河清

明太祖南掃羣雄北定中原而天下一統

不濃陰怎能勾真龍出現
不發黑如何得杲日光明
廿一史細評論幾場興廢
笑談間屈指數多少豪英
傳道統古曾聞三皇五帝
論征伐何處起湯武桓文
數千載史書中今來古往

幾千場風雲變虎鬪龍爭

一箇箇使機謀圖王劫霸

一朝朝爭社稷遣將興兵

運籌策定功勞朝中宰相

辨風雲別氣色閫外將軍

黃金印玉寶符封侯拜將

錦征袍金鎖甲領隊排兵

花腔鼓賽春雷驚天動地

五方旗遮日色慘霧愁雲

雄赳赳仗刀鎗揚威耀武

惡狠狠臨陣處捨死亡生

下死手擔精拳人頭厮扣
咬鑿牙瞪怪眼熱血相噴
只爲爭三寸氣興心舉意
儘教些厮殺漢奪利爭名
黃河岸幾千場橫屍濺血
北邙山無打算白骨橫塵
誰智勇誰才能南柯一夢
誰英雄誰俊傑高塚麒麟
前人事後人悲一聲長嘆
洛陽花咸陽草幾度黃昏
吳王闕越王臺兩堆糞土

漢家陵唐家寢一樣灰塵
流落後怎分豁金枝玉葉
路傍人誰辯認鳳子龍孫
細思想轉沉吟人生有幾
巧安排多計較到底浮雲
今世裏謝皇天一人有慶
萬萬年無爭戰四海澄清
遇飲酒得高歌開懷作樂
把新詞聽一會清世閒人
一段詞一段話聯珠間玉
一篇詩一篇鑑帶武兼文

說武將逞英雄威風凜凜
敘文人施禮樂文質彬彬
休笑話采書生殘編斷簡
勝尋常歌舞妓翠袖紅裙
偶然間與知音逢場作戲
收拾了乾扯淡弔古談今

高人解得其中意

淡盡爭名奪利心

細思三皇五帝一般錦繡江山風調雨順萬民安不見
許多公案 後世依他樣子齊家治國何難流芳百世
在人間萬古稱揚讚嘆 西江月

仁皇治世天心順

不動干戈永太平

